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五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 卷五十七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姓周氏名厚實字叔後避英宗准舊名改得頤家世宿州管道縣濂溪之上博學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務道理作太極圖通書易兩數篇皆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通志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卷亦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以竊管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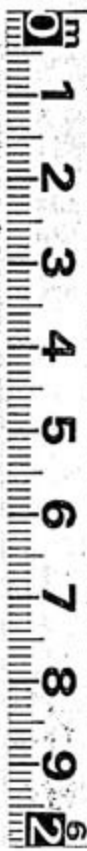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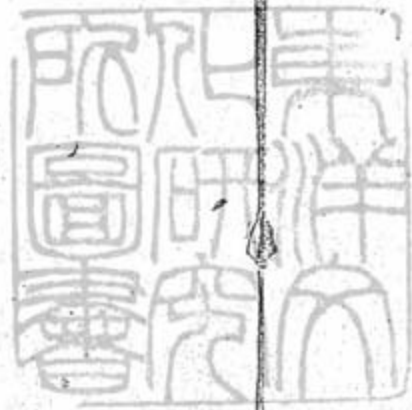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202





東晉書  
卷之五十七  
諸子一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七卷

諸子一

老子

按史記季耳楚苦兒人毋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即  
白首因號老子又曰老聃事周為守藏史又為柱下  
史傳古通今孔子往問禮焉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孔子退曰老子其猶龍乎後見周衰乃西  
出函關隱去關尹喜求長生術為著道德五千言其言曰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又曰我無為而民自  
化後世治天下者多用  
其術奇仙之士皆宗焉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  
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  
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  
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  
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無

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齋齋後寬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

天地何意

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

其為能弘道也集覽以萬物為芻狗注于天運篇芻狗之末陳也

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解者取而變之而已注行筒也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老子書其言

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

詐只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

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後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

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

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靡了故曰致

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

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

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盡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交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易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

之意矣

集覽 揮斥八極 列子廣帝篇 揮斥八極 神氣不交 注郭象云 揮斥猶放縱也 又云 揮斥奮迅也 八極謂地之八

方窮盡處也 瞿曇之幻語 釋名 瞿曇釋氏名也 涅槃經迦昆羅城有釋種子字悉達多姓 瞿曇氏幻胡貲切 妖術也 ○問老

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揚氏問揚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須

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問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初無狀來及至互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及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闕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髓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髓用也存心養性克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髓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必

孟子之髓用

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換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很須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帖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文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音宰義同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龍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

神谷  
虛而  
能受  
應

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微微之義是那邊微如邊界相似說那應  
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  
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  
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櫬音在木謂之牡鑲則謂之牝鎖管便  
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之是至妙底牝不  
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  
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  
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  
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  
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  
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是之例語其嘗思之無  
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手  
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上下車  
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  
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穎濱  
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元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冷他升與  
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移於魄他全不曉得老  
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  
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



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乎夫門開闔能無離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在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外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一抱一火守水魄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

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比是這樣意思故爲其亨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信之簿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其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又言多事所以如此說集覽柱下史應劭漢官儀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爲之其審固不撓也前漢百官表張蒼爲柱下史○問友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

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目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繞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比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許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三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感必厚上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

此身不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者待其已損一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言早服一早服者早覓未損而嗇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入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省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澆灑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

清好惡取舍不相留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

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爾

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

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

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為之率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

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息然否潛室陳氏曰純無情便無息意

脈如此雀覽黃老清淨無為之學一索隱云黃老之法清簡無為為

而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之人而主刑名

魯齊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

公

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太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

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

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

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

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

於禮上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上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

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既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

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躰而言此老子

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一之非其無字是一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按周書列御寇鄭人莊子重其為人多稱前之自云居鄭圃四十年人無敵者其季本於黃帝老子嘗列

子一書多寓言與莊子書相類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但因散帙不完有附益之者其真偽亦不可亂也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一者髮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眾聊記其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問商立開之事信子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集覽商立開之事一列子黃帝篇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與國脈之云云商立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

皆誠哉小○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

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者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

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夏有人於此父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

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伯夷 全性 命之 情

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失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

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  
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  
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  
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  
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  
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  
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  
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  
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疎學

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

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嚼樹枝手

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集覽堅白異同之論莊子齊物論

云堅白注家以為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  
白則為馬言馬不必言白亦猶黃馬驪牛三也蘇秦傳注又曰龍

泉水齊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  
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重耳

又秋水篇曰公孫龍曰龍少季先王之遺長而明仁義之行

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而不可公孫龍當時辨者之名也成玄

黃疏云公孫龍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辨其說而

守之亦如學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辨蓋齊合異以為同故曰同  
異○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昆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  
子傳蒼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跡與因應字當為一句  
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下解牛一段至恢  
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

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亦知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運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聖者為兩乎兩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浮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

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須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註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口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門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為上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畫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

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上如惡上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孟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事計利害是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

摩精巧較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曾齊許氏曰莊子好將米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騰得深密教人推測不著讀此等書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臧徒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辯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注洋次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焉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

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謂不必既其文欺也

**集覽**

漁父盜跖臧徒在子臧徒篇將

欲法盜深囊發匱之盜為守備則必攝緘膝固高論也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高問之不

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竊者也注法起居切司馬云從旁開為法一云發也從苦據切箱屬歲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總論老莊列子○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所膠

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字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此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此心也

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說不

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

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

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

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下知下

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壤看

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

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

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

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

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



嗜欲  
天機

鹿麕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者深者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入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未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時虛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莊子全寓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政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

幸資  
善書  
立言  
以示  
後世

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時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御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段熲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讎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崔覽** 采賊張陵按一統志張道陵漢留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

東抵興安雲錦溪并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沂流而之雲錦洞有

山巖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繞於上冊成餌之時年六十

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中雲臺峯昇天

所遺經錄符章并印劍以授子孫其四代曰盛復居此山歷代重

之其今子孫世襲真人王勿季曰漢靈帝時漢中有張脩者為人

癯病令病家出米五斗師聚眾惑叛時謂之張脩者為人

寇謙之按一統志謙之昌平人少遇神仙成功與之游嵩華食

仙藥家隱嵩陽元魏始光中召至闕謙之一日謂弟子曰昨夢功

與召我于中嵩仙宮遂羽化有青雲如烟從口中出天半乃消其

林漸縮識者謂尸解後東郡流散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

如日始知其為仙矣唐柳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通鑑

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魏公操取陽平張魯出降以為鎮南

將軍注陽平閔名在漢中郡褒

忠縣西北按史譜張魯沛人也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

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

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久也陳頤嘗遺王導書以之

莊之俗似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

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大學而

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以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

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

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

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

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

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

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

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後亦何負與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

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

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  
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  
同日語哉又况撥捨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  
胡羯氏羗腥董惡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  
何足云然方在漂搖捭抗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  
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  
大易王衍曷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  
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  
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  
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  
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

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戎俗  
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統袴子弟能破百萬矣清言致效而  
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  
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辯集覽何晏

國志晏亮人進之孫尚規公主美姿容少以才秀知名曹爽引為  
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賜爵列侯晏與夏侯玄等競為清談天下  
士大夫慕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裴頠按晉書頠聞喜人秀之  
子弘雅有遠識博學稽不惠帝時為國子祭酒累遷尚書侍中後  
為趙王倫所害晉俗尚虛無頠著宗有論以矯之陳頠按晉書  
頠字延思陳國人少好學有文義父詡立宅起門頠曰當使容車  
馬新笑而從之後州辟為從事乘車馬還家宗黨榮之建興間以  
功陞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為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  
白故恒得宿辭陶侃表為梁州刺史詡言也按晉書亮諱陵人明  
穆元皇后兄風格峻整勳由禮節仕為散騎常侍以外戚求退復  
起為中書監加中書令蘇峻反亮督諸軍平之表頠按晉書環  
陽夏人元帝時為言令弟徽為江都令齊名江淮間時人表之環  
累官散騎常侍會稽王昱按通鑑晉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初  
封會稽王太和末大司馬為桓溫迎而立之在位二年梁武帝

按通鑑梁武帝蕭衍字叔達蘭陵入為齊相國封梁公尋進爵為王遂移晉祚在位勤政惟崇佛法三捨身於同泰寺後為侯景所逼死於臺城在位四十八年何敬容按南史敬容字國體齊人昌寓之子少好學善屬文宋末首中舉遷守吏部尚書餘序明審師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入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按通鑑梁元帝名繹武帝第九子因侯景之亂即位於江陵然性殘忍而好玄談嘗集百官講老子於龍光殿承聖三年西魏遣兵來伐出降被殺在位三年曹參治齊師蓋公按漢書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為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胡胡弼之流王幼學曰晉時所謂五胡者劉淵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符氏氏也姚氏羌也王衍按晉書衍琅邪臨沂人我從弟我嘗曰衍伸姿高徹如瑤林廣會自然風塵物表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累遷至司徒後為石勒所害晉書文按三國志葛仙公名玄丹陽句容人有仙術嘗從吳主至粟州遇大風百官船沉玄獨出水上而衣履不濕吳王重之於方山為立觀後傳白曰并舉

**墨子**

按氏族云墨子名翟宋人著墨子之書宗師大禹而墨子李之者也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

其本欲正

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技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按史記管仲齊大夫字夷吾領陽人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也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會著書易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慮不應

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

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

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集覽三歸在二歸基名事見說苑舊注婦人語嫁曰歸

蓋管仲一娶三姓女也非是○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

不是學君和又是箇其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

無所攷據不必待地辯折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

或以為樂名無由辯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本說作學亦說

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文別集覽辟雍之義

雍與離通記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曰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

下陸佃曰天子在四學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居其中其南為城比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教習宗廟雖住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者五更出師受成等說焉當天子入天學

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故致堂曰獨辟雍家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自見王制紀天子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亦也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

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文

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

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

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

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

為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為內政自五人為伍

軌長率之積而至于萬人為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為軍令名為內

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

也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

夷吾志在強國



今耳是故外假三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孫子

史記孫子名武齊人心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為將也波險楚東城齊魯顯名諸侯所著有兵法一十三篇

篇行

武根木

朱子曰鄭軍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亦亦善

亦善盡心

盡心焉其詞約而縉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蓋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

對人武用

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

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

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

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

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亦亦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

流子翁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我吾

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辯但其薄

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

其駁之甚與子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駭

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集覽 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太子

出疾使使人誘其初復之婦實為掣而為之一宮如一妻文

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注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輕以  
獻耻是一者故出衛人立其婦隨使室孔姑孔文子之特少太叔  
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蘧篚之事則普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退命駕而行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但按左傳定十年  
孔子為大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旃旆劍  
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  
景公心作慙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而前孔子趨  
而臣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時命有司加法焉首足俱廢景  
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  
寡君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郕汶陽龜陰之地以謝魯齊人之亂  
則命特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左傳定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  
三郕叔孫氏墮郕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費帥費人襲魯公  
與三十八季氏之宮孫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則仲尼  
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  
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粥出○家  
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茫然非肅所作孔叢子

所註之人偽作讀其自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卒不  
謂渾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不詞亦不  
此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  
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  
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  
慘覈少息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立化  
書序中所  
論揚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  
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  
也

荀子

言以入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行皆  
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  
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餒之使自  
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道克神特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  
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  
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謂荀卿亦  
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后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

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  
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  
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  
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  
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  
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  
皆返其性矯柔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  
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意也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  
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  
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何其有相戾耶○荀子論



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  
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  
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后有汙濁耳學者必盡  
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  
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為安耶水不能不  
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河心不能不應物欲  
盡理明表裏肇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  
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蔽于中也

董子

按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授二年不  
窺園圃以賢良對策勸武帝弛強學問行道設誠於  
內等語帝嘉之以為江都相仲舒學有源  
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為漢醇儒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

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真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頗然亦非他真

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  
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  
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為入  
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入之情也○問董仲舒  
見道不分月如何也是得鵬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  
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  
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  
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

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為功利之術而

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盡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个能用道是太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九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二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新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卷五十七



上海  
南洋  
研究所  
圖書